



长成一棵树

□程远河

这次回乡,我惊讶于门前那棵大树了。十五年前,新居落成,门前留下一片空地。我从野外找回几棵小树,想让它们在这里安家。

把好一点儿的树栽在显眼的地方后,剩下那棵又弯又细的桐树苗,被我顺手扔进了柴草堆。父亲把它捡出来,审视了一下,随手埋在了厕所后边的空地上,一副随它死活的神态。

那年春天,这几棵小树好歹都成活了,嫩芽初绽,身子里透出青绿,栽树的人自然心生欣慰。可接下来的三四年里,那几棵好一点的树的命运都发生了重大转变:弟弟要盖车棚,把那棵槐树伐了;村里要修路扩路基,那棵杨树也无奈地上了邻村来收树的人的三轮车;邻居的牛没拴好,把那棵榆树下身的皮剥得精光,它慢慢地枯死了……

倒是那棵丑不可奈的桐树仍然长在那里。我心里一度耿耿,骂它树丑命大。谁知两年以后的冬天,村里的小孩玩火点燃了它身边的柴草,大火熊熊烧了好久,虽然相离几米远,但大家都说没指望了,它一定会被烤死的。没料到次年开春,它被火烤过的一面表皮脱落,有两三米长的木茬子外露,没被火烤的一面好像没什么大碍,春风一吹春雨一浇,它照样喷翠吐绿,舒枝展叶,有点风霜之后见气节的意味了。

我们松了口气,只得对它另眼相看。当初以貌取树,把它安排到最不起眼的角落,让它与肮脏和恶臭为伍,而它经大火不死,好像故意和我们较劲,要给我们上一课似的。

一段时间后,大家又不以为然了。植物的适应能力本来就比人类强得多,一粒草籽还可以顶翻巨石呢,作为一棵树的它如此命大也不足为奇。

谁知,它又一次以独特的成长让我们震惊了。

随着树龄的增长,它的根须越来越深入大地。数年前我们发配般的处置现在看来实际上是成全了它,特殊的环境使它能够吸收更多的养分,那片土壤也许很适合它的生长,无须喷药施肥,也无须剪枝打杈,它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,完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再自然不过的生长。向上向上,长高长高,没过几年它已经在高度上远超众树,接着在树围上也夺得冠军,终于长成了参天巨木,似乎要伸手抚弄高天上的白云。

我曾坐在院子里端详这棵树。微风是吹不动它的,最多只能使它叶片轻摇。风大的时候,能听到它树枝间呼呼的声响,如海边波浪的层层叠涌。风更大的时候,它枝摇叶飞,高吟长啸,如神话里巨人高妙的舞蹈,让人神思悠远,力量升腾……



远方的美学

□李群娟

远方,是个诗意的有美学色彩的词汇。它的地址,在路的尽头,目光的尽头与想象的尽头。它的美,在于其可能性与不确定性。

年少的时候,喜欢登高眺望。远方是向往,是呼唤,是诱惑,是追求。远方也是一个目的地,是一个理想得以实现,心灵得到抚慰的地方。我们所有的出发,都是为了远方。

常听到小小少年出走的消息。个子越长越高,视野越来越开阔,内心越来越丰富,家、学校与出生之地,渐渐成了禁锢梦想的围城。青春的单纯、激情与盲目,使不计后果成为可能。至于将来怎样,并没有明晰的目标,重要的是逃离,于是,流浪,在路上,怀揣着对远方的诗意想象。远方是什么?远方有繁华热闹,也有凶险悲凉,有绿树红花,也有淫雨雾瘴。远方有山,山外也许还是山;远方有沙漠,沙漠之外,也许还是沙漠。远方可能就在不远处,也可能终生无法抵达。远方的诱惑,多成为离家者的心伤。

也常见到恋爱中的人,爱着远方。远方的爱,是雾中之花,水中月,镜中之像。距离产生美,远方的爱情,是修饰过的一幅画。曾看一篇文章中说,不要只想着远方的那朵玫瑰,而忘记窗前的玫瑰园。眼前之物,似乎总不如想象的美,远方的玫瑰是仙葩,窗前的玫瑰园怎么看也是庸脂俗粉。因远方而又产生等待,等待是坚忍的考验,是与时间的拔河。远方,就这样在时间流逝中,被稀释得痕迹模糊,成了发黄的旧画。

年老的时候,喜欢频频回首,又发现远方是故乡,是当初不顾阻拦一定要离开的地方。远方是梦中的山、水、村庄、亲人和牛羊。远方是无忧的童年,是豆蔻梢头的姑娘。远方是纯朴简单又本真的生活,是被回忆与遗忘美化过的世外桃源。远方是回不去的青葱岁月,远方是魂牵梦萦想要返身探访的地址和念想。

远方是美,是诗,是传奇,是神话,也是沧桑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

洛阳网
WWW.LYD.COM.CN
——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点击生活 服务无限

地址: 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广告热线: 0379-65233618